

青春滴血

首次披露中国学生军的真实故事

三线军兵建纪唱

陈小齐题

十年文革里
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
三线建设中
一曲空前绝后的壮歌

革龄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激情流淌 • 历史再现 • 真实反映 • 千古绝唱

三线学兵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的独特人生

在那场以摧毁和破坏为特征的劫难中，三线学兵连的中学生们却成就了[illegible]在建设的业绩。襄渝铁路铺摆在秦岭巴山汉水之间[illegible]30多年来，火车日日夜夜呼啸着穿梭往来，这是写在陕西大地上的长卷诗篇。

——著名作家 陈忠实

本书详细描写襄渝铁路修建过程中鲜为人知的秘闻，通过对30多位三线"童子军"的描写，真实记述了三线学兵的独特人生，介绍了巴山汉水流域的人文历史，用大量珍贵的图片烘托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读后令人震撼。

——本书编辑 张三杰

ISBN 7-80178-219-4

9 787801 782199 >

ISBN 7-80178-219-4

I·25 定价：26.80元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012Z0318193

吴迪／著

首次披露中国学生军的真实故事

青春滴血

——三线学兵建铁路

陈丕耀题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藏书

革命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三杰　王蕊
装帧设计：天歌时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滴血：三线学兵连绝唱 / 吴迪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5.6
ISBN 7-80178-219-4

Ⅰ.青… Ⅱ.吴… Ⅲ.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52023号

书　　名：青春滴血——三线学兵连绝唱
作　　者：吴迪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19.5
字　　数：350千字　**印数**：1~5000册
定　　价：26.80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属马，性情中人，从事过教师、金融、策划、企业等工作

爱好：阅读、藏书、旅游、写作

个性：随和、随缘、随便

品行：为自己活着，更为爱我的人，需要我的人和有恩于我的人活着

格言：生活越简单越好，思想越复杂越好，精神越丰富越好，身体越疲惫越好

奉行仿生学：像猪一样吃睡，像马一样奔波，像驴一样旅游，像骡一样忍耐，像豹一样追逐，像龙一样超脱，像狗一样忠实，像龟一样厚道……

余生计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百万字

责任编辑：张三杰　王　蕊
装帧设计：天歌时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代序

学兵连

电视记录片《三线学兵连》

导词

十年文革里
一个鲜为人知的秘闻
三线建设中
一曲空前绝后的壮歌
襄巴汉水间
一段惊心动魄的青春
中国历史上
一部不再重演的故事

与共和国一起走过70年代的人们都不会忘记，那是一个何等特殊何等复杂的年代啊！政治的狂热和浮躁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而中国人在那个特殊时期，特有的民族骨气和傲气又使局部经济建设创造出令世界震惊的奇迹。位于中国腹地的三线建设就是奇迹之一，它使中国在当时的世界冷战中有了巩固的后方，又为此后的冷战结束提供了强大的后盾。

襄渝铁路是三线建设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东起湖北襄樊，西到四川重庆，横贯川陕鄂三省，全长894公里。在当年修建这条铁路的百万大军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她就是由陕西省25,000名初中毕业生组成的学生连队，人们习惯称之为三线学兵连。他们列入部队编制，又不同于军人，他们参加铁路建设，又不同于铁路工人和民工，而是一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殊团队。正是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用稚嫩的双肩挑起共和国的重负，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史上极其独特的一页。

楔子

红色“绿林”

2004 年 4 月 3 日早晨。我从安康城坐火车到石庙沟，列车开动后，我的目光一点不剩地扫视着又陌生又熟识的窗外，我估摸着窗外的景致，这里是月河大桥，过了月河大桥，就应该是月河隧道，再穿越一二个隧道就应该是石庙沟了。阔别这里 31 年了，我是第一次坐这条线的火车，第一次走我参加修建过的铁路，心情无比的激动。

当我的一双眼睛向窗外喷射无尽的子弹的时候，我座位斜对面的一个妇人却把目光的枪口对准了我。这是我的第六感觉，但是我不去接应她的目光，因为窗外的景色已使我不舍。估计我的举动激怒了她，他干脆坐到我的对面。车厢里空荡荡的，人并不多，她非要坐在我的对面。

“你是学兵连的，你来回忆?！”

那妇人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趁列车钻入隧道的时候转过脸对着那妇人。列车出了安康就在不断地过桥穿洞，所以那列车上的灯始终开着。机车是先进的，但由于是短途慢车，所以车厢很陈旧，快淘汰的那种。于是我就在昏黄的灯光中看着她。这妇人应该和我差不多年龄，鬓角有丝丝白发，但脸庞姣好，一对精明的眸子，可以看出年轻的时候是很漂亮的。那妇人看见我在打量她，反而不好意思垂下了头，没有了刚才那咄咄逼人的气势。

“你怎么知道我是学兵连，而且我在回忆？”我反而对妇人的问话有了兴趣。

“你看看周围还有你这号人吗?!你不是老学兵哪里会坐只有我们山里人才坐的这种慢车。”那妇人用嘴向周围努了一下，意思叫我向周围看。

真像那妇人说的一样，车厢里除了叽叽喳喳穿着校服的中学生，就是身边摆着挑担或背篓的山民。我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城里上学的中学生放假回家。我

的目光又回到了她的脸上。

“是吧！没错吧！”她正视着我。

“是的，没错，你很厉害！”我颔首。

“你是不是在石庙沟下车？”她又问。

“你怎么知道？”

“我有感觉。”

“那你猜猜我是哪个学兵连的？”

“不知道。你是几连的？”

“学兵四连的。”

“我想猜，不敢猜。”

“那为什么？”我感到她眼睛中有异样的感觉。

“不为什么。”

“是不是当时你也住在石庙沟里？”

“嗯。”

“那你应该认识我们的一些人。”

“嗯。”

“你当时多大？”

“和你们差不多大。”

……

火车基本按我的猜测停在了石庙沟车站。石庙沟车站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车站，也是安康到这个区间唯一的车站，每天也只有一来一去两班车停靠在这里。从安康到这里也就十五六分钟。当年我们从安康走到这里要三四个小时，这时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世界上任何的节约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我们当年的劳动在恒久地节约着人们的时间，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伟业啊！

下车的人不多，连我和那妇人才三个人。另外那个下车的人从装束看，应该是铁路工人，果然那人就直接走到小站里面去了。那站不大，月台只有四五节车厢那么长，列车 1 小半停在了桥梁上。我下车时，脚没有站在月台上，而是踩在坚硬的碎石上。

凭感觉，我知道这里就是当年我们建石庙沟一号桥，被称做夹皮沟的位置。虽然石庙沟车站在这里，但真正的石庙沟还在山的西边，自然我得和那妇人一道去穿越石庙沟一号隧道，才能到达我朝思暮想的石庙沟。

那妇人有意等着我跟她一快走，我本来想在“石庙沟车站”几个闪闪发光的铜字下面留个影，看到妇人有意等我的神态，我也不愿意一人走那黑漆漆的隧道，总算等一会走在那黑洞里还有人说话。我就往前赶了几步路，算跟她基本

并排了。

"你不快点过去，等一下对面来了火车，你走到隧道中间可要受罪了。"

"真谢谢你提醒，我怎么没有想到。"我对那妇人说，心里对那妇人产生了好感。"我是第一次穿隧道。"我又补充了一句。

"你怎么是第一次，你不是学兵四连的吗?!"

"我是说我第一次穿越有列车往来的隧道。"

"就你一个人来回忆？他们都是一伙一伙的来，但是你们四连的来的少。"

"没有，我还有两个战友昨晚就来了，他们住在瀛湖，约好 9 点钟到石庙沟二号洞见面。"我刚说完，我的手机就响了，我庆幸这山沟里还有信号，我一看手机号码，就知道是大夫柳军打来的。

"喂！大夫，我已到了石庙沟火车站，现在马上穿过一号洞到石庙沟，你们已经过了汉江，好！我们一会儿见，我马上要进隧道了，恐怕没有信号，喂！喂！喂！！……"我生怕信号不好，大声地叫着。山沟里信号说没了就没了，就跟这里的天气一样，说下雨就下雨，说天晴就天晴。这时我已经和那妇人走进了隧道里。

"给你打电话的'大夫'，是不是叫柳军。"

"是啊！你怎么知道。"

"那时候他给我看过病。"

隧道里，开始有洞口的光射进来，越往里走越看不清楚，事先没想到应该带一支手电筒来。那妇人在洞口跟我了那句话后，就再也不吭声了，而且好像有意要甩开我一样，越走越快。我开始还可以勉强跟上，等走到洞中间，虽然两边都透着亮光，但光线照不到这面，我只好走到轨道中间，凭感觉每一步尽量踩到那混凝土做的枕木上，目对着那妇人，尽量缩小和她的距离。

随着前行的洞越来越短，洞外的亮光也越来越强，我的"路"也就越来越好走了。大概离洞口还有十几米的时候，洞外面已经能遥遥看见石庙沟二号桥和对面的二号隧道，那是我梦萦魂牵的地方。但是我惊奇地发现前面作为我行走"目标"的妇人竟然不见了踪影。但此时，我也分明感到隧道里有些异样，空气在变化，地在动，仿佛隧道也在摇晃。我知道对面要来列车了，现在地面已通亮，我就紧着步子向洞外跑去。洞外左侧有一块几十米的空地，是原来施工留下的遗迹，但已经被草木合围的严严实实，是因为有来往行人在那里驻足，才保留下一块无绿色的地。那妇人正站在那儿。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局促地站在她身边，等候火车过去。那妇人看见我站过去，竟别过脸去看那溪水潺潺的沟底。那神态和在洞那边判若两人。显然我并没有得罪她，难道山里人也像天气说变就变，还是这隧道奇怪，走过去就能改变人的感觉。我不得其解。

一列货车山呼海啸地过去，真正是地动山摇，我感觉自己要被吹走了，于是

紧紧抓住身边的一棵小树。你不仁，我不义，列车一过我就径直向桥上走去，不要说招理她，我望都不望他一眼。我还分明看见有两个人，应该是柳军和江西在桥那边等我。但我感觉到那妇人在我身后走得很慢，完全没有在黑暗的隧道里行走的速度。

30多年的战友相见"分外眼红"，眼泪就刷刷地掉了下来。大家的感觉是老了、胖了、头发掉了、稀疏了。自然是一阵寒暄。

柳军在西安开着一家小医院，日子倒过得自在。江西不安生，全国到处跑，这里开公司，那边又做高级白领，还想读什么EMBA，整天瞎折腾，一事无成。他倒说的轻松："成功就是干自己想干的事"。这话倒符合我的口味，就像我现在工作之余只想写作一样。虽然当年我也是"文学青年"，可在江西面前，我可是班门弄斧了，实际柳军也有写作才能，但他俩事先跟我沟通好了，他们都没有这个闲心，这个为学兵四连立传的机会交给我了，让我为战友做一件好事。但我在三线体验不深，大致呆了半年，就因病回到西安，等病好了再去，大家已经快退场了。

我正和柳军、江西拉呱的时候，那妇人行色匆匆地从我们身边穿过去。因为那地方小，我们站在她必经的路上。

柳军望着那妇人的身影，突然说："老乡，打听一下，一个叫幺女的是不是住在这山里头。"

那妇人只扭了一下头，步子还加快了，甩下了一句话："幺女嫁到山里头去就死了，你们不要去找她了。"

"呀！刚才在摆渡的船上听艄公说，昨天还看见幺女过江去了安康，这是咋回事？"柳军说着就对那远去的妇人高声叫到：

"你是不是就是幺女?！"

那妇人分明听见了，但是她头也不回，几乎是小跑着走的没影了。

柳军看着那妇人的背影直摇头，说："我看她很像幺女，现在她不愿意理我们了。走，咱们到驻地去看看，老吴还要找素材。"

我们就步着那妇人的后尘向原来学兵四连的驻地走去。脚一踏上那小路，感觉就出来了。几乎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树桩，每一个似有似无的台阶我们都熟识。我们不像在走路，像是在寻找遗失的东西。扔了30多年，还能找得回来吗？

"你怎么想起来要写三线？"江西边在小路上寻找他自以为熟识的遗痕边问我。

"我有一次跟一个作家聊起我们三线学兵的故事，他说我们是'绿林好汉'，是那个极左年代的'绿林好汉'，所以应该叫'红色绿林'。我让他写我们的故事，他说他没有我的体会，写得不深刻，说我也经常舞文弄墨，不如自己写，

我听了他的话，就先和你们打电话，听了你们的意见才下决心写部小说。"我略微停顿，话锋一转，"不过我的体验不深，还请两位战友好好提供素材。真谢谢你俩陪我来采风。"

"没事，这几天我俩陪着你聊，一直到你满意为止。"柳军说。

一到我们连队的土地上，虽然到处长满了油菜花，但那遥远的连队生活就在心头复活起来。曾经是连队厕所的位置，现在盖了一座山民的房子，看来学兵的厕所都是风水宝地。我们坐在民居庭前，那里的女主人给我们烧水泡了新摘的野茶。江西问女主人，有没有"巴山女儿红芽茶"，那妇人摇了摇头，说："听说过，但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一边喝着茶一边遥看那我们当时天天面对着的圆锥型的一座小山。江西告诉我那就是他奇遇的"梦幻山"，就将那一直隐藏在他心底的故事娓娓道出。而柳军则在旁边补充着什么。除了我知道的一点听闻外，他俩的那个神奇故事一直讲到太阳西斜。我惊奇的是我和很多战友根本就不知道还发生过这样一段秘闻，只知道那美人失足坠入汉江而死。他们真的按部队首长指示，将这个"军事秘密"保密了30年；真不愧是三线建设的"一级机密"。期间我付了10元钱，让女主人给我们做了地道的山民饭。江西吃了满满两大碗，好像他还保存着"三线学兵"时的"橡皮肚"。而柳军却感到难以下咽。我就开玩笑说，柳军变"修"了，江西还是"红色绿林"。可不是，江西还执意要我们和他一起去爬"梦幻山"，去看什么"合掌峰"，还有天柱山的白云寺，都被柳军说腿疼爬不动，给拦住了。江西还跟30年前一样，还是很听柳军的。人的本性看来是改不了的。

暮色中我们又回到了二号洞口，此时我的心情愉悦极了。我们在那洞口边盘桓，这时我才放松心情来欣赏周围的景色。只见绿色蓊蔚中掩隐着高大的桥墩和黝黑的隧道，当年修桥隧破坏的山体以及从隧道里挖出的倾倒在山沟里如瀑的渣石上都长出了密匝匝的一握粗的小树，绿色掩盖了以往的所有痕迹，桥隧已经和大山融为一体。江西还怀疑那小树是假的，特意下去摸那小树，上来就说："建筑是灰色的，生命树长青！"他还像30多年一样，喜欢"飞蝴蝶"。

正在这时，从铁路桥上走过来一个高大的穿着绿军装的军人，暮色中看不清脸面，但可以看出英武年轻，那军人急匆匆径直向二号洞里面走去。

江西叫到："呀！在他之前有一个穿一身白的女子也走进了洞里。我看她是从汉江边走上来的。"

我惊奇地问："是真的！？"

"我刚才好像是看见一个白白的东西飘进去了。"柳军说。

江西讲："是他们来了！听，'虎撑'的声音。"

"是谁来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江西说着就望那洞里跑。柳军也跟着跑过去。看他们急迫的样子，我也跟了过去。

谁知他两刚跑进那黑咕隆咚的隧道里，就迎出一男一女两个人来。是两个巡道工，手里拿着矿灯一样的电筒和粗大笨拙的对讲机。那男女说说笑笑走出来。江西忙过去问，看见没有一个穿全身白的女子和一个穿绿军装的军人走进去。那两是直摇头。江西还要往洞里去，两个巡道工就拉住他，说火车就要来了，这一段没有避洞，要走五分种才有，现在进去有生命危险。正说着，就感觉隧道里刮起了狂风，大山仿佛都在摇动。大家刚刚跑到隧道外的窝敞处，那列车就风驰电掣般飞奔过去。

这一切发生太快，我来不及考虑刚才事情的真假，我有理由认为刚才是一个虚幻，但那军人也是我亲眼看见的。对这个世界来说，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有时候又不得不怀疑自己的眼睛。但我要写的故事复活了，不过我还是不知道从哪里起笔。当我的目光甩向已在暮色中模糊了的小路，我的心头一震，有了，就从这条小路起笔……

目录

QING CHUN DI XUE

代序:学兵连
电视记录片《三线学兵连》导词 …… 1
楔子:红色"绿林" …… 1
第一章 一条崎岖路 …… 1
千古石炭 …… 1
灵魂档案 …… 5
"大山"驮山 …… 9
第二章 "梦幻山"雷电 …… 11
两个老俵 …… 11
稻草窝棚 …… 13
奇异梦境 …… 15
第三章 "吃模糊"的故事 …… 19
集体恸哭 …… 19
粮票交易 …… 26
白馍黑馍 …… 33
第四章 隧道"卡脖子" …… 39
惨烈爆方 …… 39
硬骨扑"死" …… 43
抢运水泥 …… 48
第五章 巴山汉水间 …… 51
军医赴任 …… 51
生命赌注 …… 55
高音"军骂" …… 68



目录

QING CHUN DI XUE

第六章 穆斯林支队 …… 71
月儿弯弯 …… 71
大油惹祸 …… 76
稳当干部 …… 83
第七章 悠悠古城韵 …… 91
路遥思远 …… 91
小街古韵 …… 105
月河逃艳 …… 108
第八章 巴山女儿红 …… 115
红叶幺女 …… 115
凰鸣凤和 …… 126
《汉广》之迷 …… 132
第九章 "龙虎"斗山沟 …… 139
糌子一族 …… 139
文韬武略 …… 146
合掌峰下 …… 156
第十章 水下的古洞 …… 173
停工北林 …… 173
行吟诗人 …… 175
黑羊失踪 …… 178
第十一章 巴人的后裔 …… 187
"谆于"献鸣 …… 187
人奔豕突 …… 191



目录

QING CHUN DI XUE

药王"虎撑" …… 198
第十二章　云深巴山中 …… 205
美景天成 …… 205
天柱古寺 …… 211
"铁龙"坠沟 …… 216
第十三章　"夹皮沟"之难 …… 221
巍巍桥墩 …… 221
天降之灾 …… 229
泪满汉江 …… 237
第十四章　惊魂"巴人洞" …… 243
"龙潭"秘密 …… 243
石破天惊 …… 248
魂消香逝 …… 267
第十五章　巴山的回声 …… 273
天应有晴 …… 273
净空和尚 …… 275
精神家园 …… 280
代跋：三线学生——
重返安康植树纪念碑志 …… 286
后记：穿透岁月 …… 287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长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这是十五六岁孩子们的起步，是他们终身难忘的小路。

第一章
一条崎岖路

还用回忆吗？不用回忆，就从这条小路说起吧！

小路像一条鞭子甩向大山。这可不是真正的小路，鲁迅说世界上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这个路是走出来的，特点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台阶：石头是什么形状，路就是什么形状，石头斜，路就斜，石头歪，路就歪，也许这里是一个坑，路就从这个坑里过去，这里有一个树桩，树桩就成了台阶。这个路完全没有规矩，只有两条定理，一条算是离目的地较近，另一条算是走的过去。一些学兵的家长来了说，这哪里是路？是爬别人爬过的山。作为在西安东南西北四大街倘徉惯了的人，初到这里，每走一步，都要思考，如何下脚，才不至于崴了脚，才不至于掌握不好重心，才不至于摔下溪水潺潺的沟底。走了这个路你就理解什么是“崎岖”了。

这条路就是学兵四连的学兵们每天从宿舍到隧道工地、桥梁工地、汉水码头和休息日到安康城去打牙祭必走的路。

这里就是让这些学兵们刻骨铭心而且今后无论在何处都魂引梦牵的石庙沟！

千古石炭

公元 1971 年 4 月 10 日。

春意盎然，山沟里开着不知名的小花，柿树、桐树都绽出了新芽。向阳山坡

有一片片树皮黑褐色的栓皮栎，还有那西安根本看不到的芭蕉，但都比较瘦弱。有一些树冒出的新芽是红颜色的，煞是好看，但是孩子们根本看不懂那些是什么树。山沟里不时传来几声布谷鸟的叫声，也该是播种插秧的时候了。

山沟里没有风，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小路上走着一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他们就是学兵四连的学兵。他们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全，一张张稚气幼嫩的小脸，一个个羸弱瘦小的身材，像散落在山脊上刚刚脱奶正在寻找嫩草的小羊。在这里有一个肥胖和强壮的身材可是一个大的资本。他们是一群瘦弱的小羊，蠢动在这绵绵的小路上。如果只是空手走，用现代人的观点，这可是在游山玩水，可他们每人还负着一块“黑石头”，这就是石炭，安康当地的一种燃料。不知过去了多少年，是什么样的地质情况，使这种可以燃烧的物质没有变成可燃性好、易粉碎的煤；而变成了坚硬的永远也烧不很旺的煤石，要用比它更坚硬的铁锤将它砸成碎石，才可以借助其它燃料而燃烧。

可怜的孩子们大致每走百八十步，就要放下石炭休息。有聪敏者将石炭就近顶靠着突出的山崖休息，以免再把石炭搬上肩头要费更大的劲。百人百相，搬运石炭的孩子们，什么样的都有，驮、背、扛、夹、提……，最有意思是一个大个，从相貌看，他完全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他快 30 岁了，在这里可是老大不小。在那样的年代，到学兵连来的人是各式各样的，也许要走“后门”才能来，有的还写“血书”才批准来，因为最后都能“退伍”分配到一个工作。当然招兵的主体还是西安等地 69、70 级的初中生。

那人胆鼻，双眼皮，眼睛慈祥深邃，他手托着两个石炭，像拿着两个黑鸡蛋，一路还惬意地倒着手，倒像现代北京的老人遛弯儿，一手提着鸟笼，一手攥着两枚核桃活动手指；他身上的衣服总是披着的，一走一晃，那个玩劲，真像来了一个大爷一路惬笑着搭讪着，他就是后来被册封为“大懒”的谭木林。

在蠢动的小路上有一个瘦俏高挑的人，脸也是稚气的，他半低着头，双肩和头之间顶着一块硕大的石炭，在如弦的小路上健步如飞。学兵们见此架势，纷纷让出路来，随着这人一卷风而过，大家都诧异地瞪直了眼。

石庙沟位于安康城汉水上游 15 公里处。一条不舍昼夜的溪水从山沟里潺潺流出，注入汉水。汉水两岸排列着像骆驼队一样的群山，石庙沟临汉水一左一右的两座山像两匹面江欲饮的骆驼，右边那匹较小，只到左边那匹的腰部；左边这座“骆驼山”我们称之石庙山，临江的一个小山峰真像骆驼的头部，头顶原有一座全部用石块建的庙，至于什么庙，是无法看到，从安康城来的红卫兵已经将它摧毁，虽然它处在水远山深，但它也逃脱不了“横扫”的命运；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庙的石基和石的废墟。石基下一条不是路的路，一头下探到汉水江畔，那是石庙沟的汉水码头和过江的渡口，路的另一种延伸；一头上伸到骆驼的腰部，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